

〈我在工寮的日子〉

文學類 大專社會組 第二名 王若帆

構樹

我將門推開，鐵門紅漆一片片剝落，露出深淺不一的黑褐色，承軸轉動，像沙啞之人緊著喉嚨，發出咿鳴聲響。門後，是一整片高度齊腰的芒草，所謂的路，只是不久前潦草砍草開路的痕跡，打開勉強供一人行走的寬度。

我打開遠光燈，擰緊機車把手，小心地往前，深怕在濕滑的泥水上打滑翻覆。道路兩旁與芒草交錯的，是瘦高的構樹，他的側枝斜插出來，像是要伸手擋住我的去路，枝上的葉子，不時搔刮臉龐。

被開除的那天，到郵局刷了存簿，存簿最後一行俐落的跳出了三位數和小數點後兩個零。租屋處勢必要退了，社區姐姐介紹我來工寮，屋主買下整整十甲的芒果園，從園子入口進去還要騎上五分鐘：「工寮裡基本的都有，只是外面草長的很快，屋主平常都在北部，需要一個人來幫忙整理環境、割草，就可以免費住。」姊姊說。

有人說生命是浮浮沉沉的過程，在初抵達工寮的那一夜，我摸見了自己人生的軌跡，自離開學校後便開始緩慢下落，直至於此。

在學校時，輔導室引介我到醫院做了幾次智力測驗，我毫無知覺，只當自己在挑戰背誦多長的數字，或者可以用多快的速度重現圖卡上的積木組合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先有那本手冊？還是先察覺到問題？畢竟，我從小早已習慣有雜音擠進腦袋，分享腦皮質的空間；也早已習慣，意識時不時地被不知名的力量捕抓，在外頭飄盪。但那畢竟都不是大問題，只要成績無礙，其它缺點都會被擦淡，一張紅榜，可以抹去多少疑問。

離開學校後才知道，那些被視為束縛的規則和規定，至少是某種保護傘，出了校門，像從水族館蹬游到一望無際的海洋，那時才明白：看起來的自由並不是真的自由，潮汐、暗流、漩渦比比皆是，只是再也不是黑紙白字的一目了然。

路的終點是工寮，也是我未來一段時間要歇腳的地方，門外長著又細又高的構樹，每片葉子都像臉一樣寬，構樹生命力極韌，從排水溝到牆角裂縫都能生長，隨著自己的落腳處不同，有著千萬種變形，既可以將枝幹維持在如手指的纖細，也可以長得比大腿還壯碩；既能委身矮化成差不多一個人的高度，也能長成十幾公尺的參天大樹。構樹的葉子同樣千變萬化，可以長成像盾牌一樣的大圓臉，也會長成凹凸有洞的鬼臉，端視他所處的環境是甚麼樣子。

機車熄了火，我在樹下佇立。一陣風吹過，構樹一層又一層的影子便騷動起來。當生命成爲一場追逐，現實的自己和希望安待的自己之間，有多遠的距離？

假菸草

我愛吃假酸漿，這種植物葉子是兩端尖尖的橢圓形，有著深而明顯的脈紋，它並不是都市人的家常菜，但在原鄉社區極爲普遍，節日裡總會看到它的身影，包起攪和了豬肉的芋頭粉，做成像粽子一樣的吉拿富，也可以扮在麵或肉裡一起煮，如果要給一個假酸漿一個形象，就是和藹可親、嫻熟社交的萬事通鄰居。

剛到工寮時，看到水塔旁有好幾叢又高又茂密的葉子，寬厚的葉緣不正是假酸漿嗎？我喜孜孜地伸手一摘，撫上葉片的細毛，卻一點都不是假酸漿葉的粗糙觸感，我嚇了一跳，植物受到擾動，葉子散發出像被焚燒的鋁罐般嗆鼻的臭味，多聞一下就覺得暈眩。葉子的絨毛上更爬滿紅螞蟻，一晃動，掉到我的肩膀、手臂、腳背，我被螫的嗷嗷大叫，狼狽地跳來跳去。

從此和這植物結下樑子。

後來才知道，它被人叫做假菸草，因爲外型跟菸草更相似，但氣味天差地遠，一個香氣引人陶醉，一個燒起來臭的可以薰昏蚊子。看著這個名字，我完全可以想像另一群人也被它耍的七竅生煙的畫面。

對我來說，假菸草就是假酸漿葉的偽物，只因爲它毛絨的觸感著實讓人不舒服，還有那熏肺的臭味，我厭惡歸厭惡，卻不敢動隨便它。假菸草從不理會我的憤怒，恣意自在的伸展著自己的枝椏，我竟有了被困住的感受。

在與假菸草睚眦相向的日子裡，我也在社區中找到課後照顧班的工作。在照顧人力極爲缺乏的鄉下，我的一紙畢業證書是四通八達的通行證，我早已習慣在報出畢業校名後投來的驚訝目光，卻也更早就習慣了在不久日子後出現的失望眼神：「你明明是00畢業的，怎麼會這個樣子？」

事情的爆發點是某日孩子間的口角，互相叫囂甚至扯衣領，我卻難以像一個正常的大人一樣應對，對於高頻聲音瀕臨極限的我抱頭尖叫，甚至無法控制的奪門而出，留下原本正在吵架的孩子們，換他們錯愕的安靜了。

智力沒有問題，但智力之外卻困難重重，沒辦法讓自己的身體在分針到點時就合宜的擺動，在對應的時間出現在指定的地方；除了完全就事論事的程序討論，我下意識地閃躲人們丟出來的話語，害怕回話，老是控制不住的想逃。我試著混在人群中，模仿大家的表情和動作亦步亦趨，但終究是遲早被識破的偽裝。逃回工寮，看見這些日子被我嫌棄的假菸草，我感覺自己其實和它沒有

差別，是個背負著被預設的期待卻終究讓人失望的次等品，是偽裝的不夠好的偽物。

房東有天回來，我抱怨了幾句把假菸草誤當成假酸漿的不快往事，房東聽了，從包間掏出小刀，將假菸草的皮削掉一半，轉身去茄子架摘下一株莖，貼上假菸草剛剛被削去的破口，用膠帶捆緊，再把塑膠袋套在茄子枝上。

「過陣子你再看看。」房東說。

過了幾個星期，假菸草和茄子的莖完美融合，不同顏色的莖之間已經癒合，紫綠相間的小撮新芽從莖的芽眼冒出，新的葉子也逐漸展開了。原本脆弱不禁風吹的茄子，透過把假菸草當作支點，長出了更加穩固的生命。

我彷彿感覺到房東對我說了甚麼，或者，假菸草自身正透過這件事情想要表達甚麼。

又或者，他們倆其實甚麼都沒說，只是安然在自身的位置上穩定的站著，而我對自己說話。

土芒果

爭吵事件的後續，社區的人硬是把連日閉門的我勸了出來。我再度駛出工寮，穿過園子長長的、泥濘的路，推開紅色鐵門，騎上由柏油和水泥填補起來的產業道路，到達村子另一端的活動中心。

等著我的，不是又一封離職通知單，而是一張張孩子的臉。

「那天你怎麼了？」

「阿媽說我們太吵，讓你心情不好。」

又是高頻率的噪音，此起彼落的環繞著我。高頻的聲音傳到腦裡，就碎成了碎片。我努力撿拾著這些碎片，拼湊出可理解的意義，依舊困難無比，但不知為什麼，我感覺自己能夠多一點忍耐了。

「你在生氣嗎？」

「你受傷了嗎？」

一個個問題如直球撲面而來，沒有彎彎繞繞、難以分辨的修飾與猜測，也讓我對自己多了一點自信：試試看吧，把這些話撿起來，再傳回去。

空氣安靜下來，一雙雙眼睛看著我，在等著我說。

我試著張開雙唇，拼湊，和孩子們說，也和自己說。關於那些糾纏蔓生在生命裡、和靈魂棲息在同一個身軀裡的黑影，我說的很慢、很慢。

「所以以後我們不可以太吵。」年紀較大的孩子一轉眼珠，然後指向了弟弟們：「在說你們啦。」

「你又知道了。」弟弟把臉別過去。

那天下午，我們在產業道路上慢慢的走，孩子沿路採摘土芒果，土芒果處在青黃不接的階段，被折斷的莖，從傷口處散發出酸味，讓人皺起鼻子，我稍微舔一口，整個肩膀都緊了起來。

小朋友拿來香蕉刀，熟練的將土芒果切成細片，又使喚弟弟妹妹取來鹽水，把切下來的細片放在鹽水裡用力搓揉。

土芒果的酸澀，在鹽水的反覆淘洗下被盡數洗去，沾著糖或者醬油，變成了不同的味道。

「和好禮物。」那天因為生氣而大吼大叫的弟弟，咧嘴笑著對我伸出手。

「你們太弱了，我都直接吃。」另一個妹妹伸手拿起沒被醃過的土芒果啃了起來。

晚上回去的路上，經過工寮，我隨手翻了翻落在地上的土芒果，有些剛被下午的風雨吹落的，已經微微軟化，我將它剝開，試著咬了一口，依舊酸澀到像是要把舌頭融掉一般，但當酸味退去，好像也能嘗出一絲甜味了。

我復又抬頭，構樹的葉子、假菸草的葉子、土芒果樹的葉子，遠遠近近地遮蓋住天空，像是天然的帷幕，壟罩在我的日常生活裡。但當風吹來，樹影挪移，月光依舊會從間隙中灑落。

我伸手，看著月光的剪影在手臂上挪移，映照出點點亮光。

這是在工寮的日子裡，生命所告訴我的事。